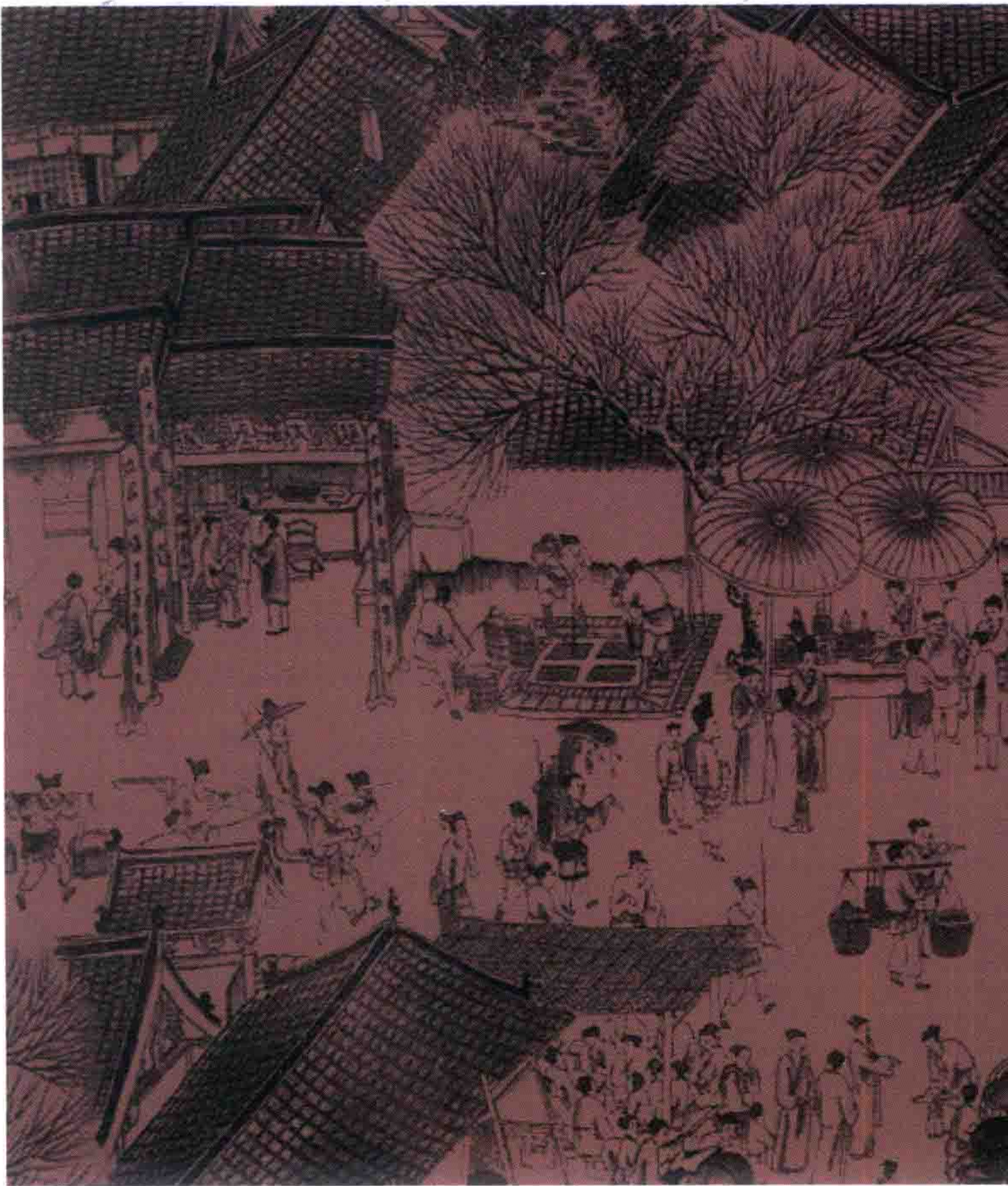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三届中国南宋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（下）

沈翔 何忠礼 主编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第三届中国南宋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（下）

沈翔 何忠礼 主编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三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/ 沈翔, 何忠礼主编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7. 11
ISBN 978-7-308-17598-2

I. ①第… II. ①沈…②何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南宋—学术会议—文集 IV. ①K245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68576 号

第三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沈翔 何忠礼 主编

责任编辑 张小苹
责任校对 杨利君 田程雨
封面设计 续设计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排 版 杭州隆盛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46.5
插 页 4
字 数 1045 千
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7598-2
定 价 150.0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(0571)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

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

目 录

CONTENTS

从宋版“京城四图”看临安城基本保障系统的构建·····	姜青青(359)
两宋之际内臣李中立事迹考·····	何冠环(382)
南宋抗蒙重臣朱禔孙事迹考述·····	粟品孝(401)
墓志书写:复原一个武将的一生 ——《大宋故赠宁武军节度使刘公墓志铭》考释,兼说研究对墓志的 利用·····	王瑞来(423)
南宋高僧佛智端裕生平略考·····	李 辉(435)
黎靖德事迹考略·····	顾宏义(442)
李处权、李处全行实辨补·····	周扬波(448)
论胡纮及其反道学的斗争·····	魏 峰 何忠礼(452)
永嘉苍坡李氏族谱宋元史料考辨·····	吴铮强(470)
《贺仁杰墓志铭》与钓鱼城约降、王立系狱事·····	韦 兵(475)
《方文林墓志铭》与湘湖始筑研究·····	方晨光(482)
绍兴所出宋代墓志简论·····	李伟国(489)
宋代建康府藏书考略 ——兼述叶梦得对建康府文化教学事业的贡献·····	方建新 高 深(493)
南宋临安书商陈起及其刻书研究·····	顾志兴(503)
南宋史籍《中兴遗史》及其作者赵甦之研究·····	许起山 张其凡(518)
陆游与嘉泰《会稽志》·····	邹志方(526)
《咸淳临安志》的编者潜说友·····	小二田章(537)
《杜清献公集》的版本及史料价值·····	张 伟(546)
南宋高宗朝《徽宗御集》的编纂及相关问题考论·····	汪潇晨(553)
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再考·····	胡 坤(569)
白鹭洲书院与庐陵文化·····	丁功谊(582)
南宋“官本杂剧”补证·····	徐宏图(601)
南宋百戏及其繁盛原因试探·····	吕云飞 苗春德(617)
试论南宋时期文人画风格的绘画创作·····	陈 野(623)

略论吕本中的诗歌创作	韩酉山(638)
《向氏评论图画记》与“画目二大籍”关系辨正	
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研究之一	章宏伟(649)
南宋士人“好书”风尚探析	
——以周必大为例	邹锦良(663)
“莫须有”词义补正	方诚峰(671)
南宋的岁时节日	徐吉军(677)
南宋知临安府对西湖的治理	林正秋 殷 锐(698)
从外貌描写看宋人理想的女性形象	
——以宋代话本为例	杨 果 王 刚(705)
有关宋代妇女缠足问题的考论	辛更儒 辛 媛(712)
点校本《宋会要辑稿》辩证抉疑之一：以《职官·都大茶马司》为例	方 健(722)

存目

我所知道的范老	
——范文澜先生	朱瑞熙(735)
世变与应变	
——孙应时及其学友在庆元党禁前后的遭遇与应对	黄宽重(735)
迁都与伐宋：试探金宣宗南迁政策及其转变	郑丞良(735)
宋人墓志知识试探	
——关于墓志制作史的认识	刘静贞(735)
构筑南宋生活知识史的可能性	
——谱录研究的思考	吴雅婷(735)
中兴形象的构建：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	何玉红(735)
南宋知临安府群体研究	祖 慧(735)
身心合一：《近思录》中的理学工夫要诀	尹晓宁(736)
论南宋城市的官方求助体制	陈国灿(736)

从宋版“京城四图”看临安城 基本保障系统的构建

姜青青

相比纯文字信息的全面性和细微性,地图信息具有很强的择要性和直观性。地图对大千世界经过了人为的万般取舍、高度概括和一再浓缩,饱含了一时一地人们的价值观、好恶感和注意力。从地图学的角度来看,除了构成地图测绘层面的数学法则和描绘层面的符号系统之外,就是地图内涵层面上的内容取舍和概况,这是地图的一个文化特性,它能凸显地图绘制时极具代表性的“价值观”。

从潜说友《咸淳临安志》宋版“京城四图”(国家图书馆藏本)来看,临安城保障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有四个层次:一是作为城市立足的最基本保障系统——海塘和城墙;二是作为南宋政权立足的最基本保障系统——驻军;三是作为百万人口大都市生活的最基本保障系统——“东菜”、“西水”、“南柴”、“北米”;四是作为城市木构建筑群消防安全的最基本保障系统——诸隅。

一、第一层次保障系统:海塘和城墙(图示■^①)

临安城的立城之本是历代人工修筑的海塘和城墙。从“京城四图”来看,到南宋后期,海塘和城墙均保持了良好的完整性,可见这个城市当年比较良好的生存环境。海塘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《浙江图》上,从图的右下方嘉会门外玉津园附近,蜿蜒而过浙江亭、浑水闸,一直到图的最左边汤镇、赭山一带,完整地“包裹”住了临安城东南方向的大片陆地,形象地诠释了杭州城市的“因塘而存”,这也是杭州不同于其他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。而临安城的城墙的完整性,在“京城四图”上则有不同程度展示,其中以《京城图》绘制的城墙最为完整,凸显了一个京城应有的宏大、严整和齐备的城市形象。

(一)海塘系统的构成

临安城的海塘系统主要是由石塘、“捍江营”、“修江司营”以及祠庙等三部分构成。

^① 本文所用图示如下:■,海塘系统;▼,驻军系统;●,副食品供应系统;◎,水源供应系统;■,能源供应系统;◆,粮食供应系统;▲,城市消防系统。以后各处出现,不再另做说明。

1. 完整的石塘

杭州城市的真正立足是从五代吴越国开始的。从自然环境来看,对杭州最具威胁的是来自东南方向的钱塘江涌潮。杭州地区在先秦时有“范蠡塘”,秦朝设立“浙江都水”,东汉修筑了第一条土筑海塘,长久以来对抵御钱塘江潮多有举措。五代后梁开平四年(910),吴越国钱镠“八月始筑捍海塘。王因江涛冲激,命强弩以射涛头,遂定其基。复建候潮、通江等城门”,又“运巨石盛以竹笼,植巨材捍之,城基始定,其重濠累堑、通衢广陌,亦由是而成焉”。^①可见海塘的修筑是杭州城墙建立的前提。《浙江图》左侧有“石塘”,当是北宋景祐四年(1037)工部郎中张夏在杭州修筑的第一条石筑海塘。^②《宋史》记载:“以淞江石塘积久不治,人患垫溺,工部郎中张夏出使,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,专采石修塘,随损随治,众赖以安。邦人为之立祠,朝廷嘉其功,封宁江侯。”^③《四朝闻见录》“张司封庙”记载:“杭州江岸,率用薪土,潮水冲击,不过三岁辄坏。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,以防江潮之害。既成,州人感夏之功,庆历中立庙堤上……沿江十二里,要是上至六和塔,下至东青门,正昭贶所筑。”^④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:“及景祐中,堤复坏。两浙转运使张夏作石堤十二里,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,专采石修塘,随损随治。杭人德之,作庙堤上,今昭贶庙是也。”^⑤这些记载相互补充,记录了张夏的筑堤规模和杭人为张夏所修祠庙。张夏筑堤为后人推崇的原因有三:一是这次筑堤首创一式巨石砌成石堤(否则不能作庙堤上),是为海塘史上一大进步,故“杭人念夏之功,庙而祭之堤上”^⑥。二是他开创设置捍江兵士五指挥,“专采石修塘,随损随治”,为以后经常修筑堤塘的定制(每一捍江指挥“额管四百人”^⑦)。三是这段钱塘江最早的石筑海塘在当时即成为杭州抗潮大堤的“中坚”,既捍卫了杭州城的安全,长期以来也得到了专门的修缮,从而也成为明清“鱼鳞石塘”的前身。

2. 常备的“捍江营”、“修江司营”

张夏第一次在杭州设置了专职维护海塘的“捍江五指挥”。南宋定都临安城后,怎样才能更为有效地抵御钱江潮?绍兴二十二年(1152)十一月二十五日,“吏部尚书林大

① 范垫、林禹:《吴越备史》卷一《武肃王下》,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。

② 王应麟:《玉海》卷二三《祥符钱塘江堤》条记载:“浙江石塘创于钱氏”,但又引苏轼言:“(修塘)自古本用木岸,张夏始易以石。”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结合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,吴越王钱镠所筑“捍海塘”实为“竹笼石塘”,其方法为“运巨石盛以竹笼,植巨材捍之”,与北宋张夏纯以巨石筑塘的施工工艺有所不同,故真正的石塘当从张夏始。

③ 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九七《河渠七》,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,第2396页。

④ 叶绍翁:《四朝闻见录》甲集卷一《张司封庙》,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,第32—33页。

⑤ 潜说友: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三一《山川·捍海塘》,中华书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,第3645页。

⑥ 施谔:《淳祐临安志》卷一〇《山川·捍海塘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183页。关于《淳祐临安志》纂修者,近人洪焕椿据《永乐大典》卷七六〇三有关《淳祐志》序文,认为应是宋人陈仁玉、吴革、王亚夫等,详见《浙江文献丛考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171—172页。

⑦ 《淳祐临安志》卷六《城府·厢军》,第112页。

鼎建言：‘潮为吴患，其来已久，捍御之策，见于浙江亭碑。自江流失道，潮与洲斗，怒号激烈，千霆万鼓，民以不宁。宜颛置一司，究利病而后兴工。’”^①林大鼎提出“究利病而后兴工”，即要先谋后动，先有专业人士对潮水深入研究，然后再作具体行动，以确保治潮的行之有效。于是，在捍江兵的基础上，南宋朝廷又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——修江司，“修江指挥：额管一百二十人”^②。《浙江图》上标明了“修江司营”在候潮门、便门与沿江海塘之间，这个位置使得修江司极易履行自己的职责，既便于向城内上级官衙汇报、领命，也十分便于向沿江一带发号施令；“捍江营”则位于整条海塘相对居中的位置上，在保安门外护圣步寨所属诸营寨的附近，海塘若有险情，捍江兵能够迅速出动应对，危急时刻可能还会得到步寨兵士的后援。

修江司与捍江兵在《乾道临安志》的记载中，同属“厢军”^③编制，但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并不十分清晰。而事实上，它们因为职责关系，捍江兵很有可能就是隶属修江司的。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：理宗“嘉熙戊戌（1238）秋，潮由海门捣月塘头，日朶月削，民庐僧舍，圯四十里。己亥（1239）六月，诏赵与欢除端明殿学士知临安府，任责修筑。与欢奏：‘先于傍近筑土塘，为救急之术，然后于内筑石塘。’……又奏：‘日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余人，并募夫工及修江司军兵三千余人，已贴立石仓，夹植桩笆版木，昼夜运土填筑，自水陆寺之下、江家桥之上，近江港口筑坝一，南北长一百五十丈；自团围头石塘近江筑捺水塘一，长六百丈；自六和塔以东一带，石堤添新补废四百余丈。’越三月毕工，水复其故。”^④这里讲到的“修江司军兵三千余人”，当是连司带兵的总人数。

3. 完备的祀神祠庙

除了御潮石塘和常备人员之外，沿江修建的各种祠庙也是当时海塘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，它们是临安人抗御潮患的精神支柱。除了为张夏设立的“张司封庙”，《浙江图》右侧的“龙王庙”、“圣妃庙”、“冯大郎庙”，以及多个“水府庙”等，左侧的“祭殿”、“会灵庙”等，都是对于潮神水神的崇拜祀奉场所，它们与十二里石塘、“捍江营”、“修江司营”等，构成了第一道确保整个城市安全的防护系统，这也是临安城最为根本的生存保障。

（二）城墙系统的构建

杭州城墙始建于隋代，《乾道临安志》据《九域志》记载：“隋杨素创州城，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。有城门十二：东曰便门、保安、崇新、东青、艮山、新门；西曰钱湖、清波、丰豫、钱塘；南曰嘉会；北曰余杭。有水门五：东曰保安、南水、北水；北曰天宗、余杭。”^⑤到唐

① 《玉海》卷二三《祥符钱塘江堤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周淙：《乾道临安志》卷二《军营·厢军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29页。

③ 《乾道临安志》卷二《军营·厢军》，第28—29页。

④ 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三一《山川十·捍海塘》，第3646页。

⑤ 《乾道临安志》卷二《历代沿革·城社》，第23页。

末钱镠又有扩建,《咸淳临安志》据《资治通鉴》云:“唐昭宗景福二年(893),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,筑罗城周七十里。”^①城域面积扩大了近一倍。北宋时杭州城墙仍其旧。南宋前期临安城墙屡有修建,如绍兴二年(1132)正月,高宗返回临安城不久,因金兵攻占杭州时大肆毁城,“诏修临安城之颓圯者,以修内司所集湖、秀等五州役卒就筑之”。绍兴十二年(1142)冬,有人议论说:“钱塘驻蹕之地,而城壁摧剥,傥不加饰,何以肃远近之瞻?”高宗对此“诏临安府措置”^②。绍兴二十八年(1158)又“诏筑皇城东南之外城……计用三十余万工”^③,方建新先生认为,临安城城墙规模由此定局。^④孝宗“隆兴元年(1163)三月,霖雨,行都坏城三百三十余丈”^⑤。淳熙五年(1178)五月“修临安府城”^⑥,并将泥墙内外夹筑砖墙的范围(原先只有靠近皇城一段),扩展到临安城全部城墙^⑦。临安城墙以及城门、城楼的修筑,各类文章多有论述,兹不赘述。在此需要阐述的是两个问题,一是皇城西墙的“西华门”究竟在哪里,二是临安城墙的平面形状。

1. “西华门”抑或应是“省后门”

在凤凰山皇城西墙一带,南宋官方文献以及宋版《皇城图》、《京城图》上均无“西华门”一说,但皇城西墙是有门的。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:“(嘉定十六年正月)十一日,臣僚言:‘……比年八盘岭屡经砌叠,其平如砥,遂为通衢。殊不思前近帝阙,后涉禁山,行人敢尔纷扰,非所以示尊崇也。乞下殿前司,日下自和宁门相近八盘岭路口建立门关,丽正门西旧自有门,并行关闭。除巡徼军兵往来外,应于官员等轿马、买卖物货等人,并立牌禁止,不得经行。违者具名申尚书省,重作行遣。官兵并不许假徼巡之名,因而取道。仍乞指挥令临安府严揭赏榜禁约,增重帝都,实为利便。’从之。”^⑧虽然这里没有道明位于丽正门西边的“旧门”名称,但参看《武林旧事》记载,“门:丽正(南门)、和宁(北门)、东华(东门)、西华(西门)”^⑨,这个“旧门”应该与“西华门”有关。现代考古也揭示,“(皇城)西城墙发现宽18米的缺口,可能与皇城西门有关(参看下页图1左,下南上北)”^⑩。

再看《皇城图》,虽然没有“西华门”,但在“凤凰山”左下“真圣殿”和皇城西墙之间,却有一个“省后门”(参看下页图1右,下东上西)。“省后门”的“省”字稍有模糊,《咸淳临安志》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汪远孙振绮堂刊本、南京图书馆丁丙藏本、浙江图书馆碧萝馆藏本中的《皇城图》摹绘图,无一例外均作“府后门”。但从这座门所处“前近帝阙,

① 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一八《疆域三·城郭》,第3535页。

② 熊克:《中兴小纪》卷三〇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③ 李心传: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八〇,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未条,中华书局1988年据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影印本,第2975页。

④ 方建新:《南宋临安大事记》,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,第120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六五《五行三》,第1423页。

⑥ 《宋史》卷三五《孝宗三》,第668页。

⑦ 陈国灿:《南宋城镇史》,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,第298页。

⑧ 徐松辑:《宋会要辑稿》刑法二之一四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,第8373页。

⑨ 周密:《武林旧事》卷四《故都宫殿》,《西湖文献集成》本,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,第311页。

⑩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:《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·前言》,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,第3、5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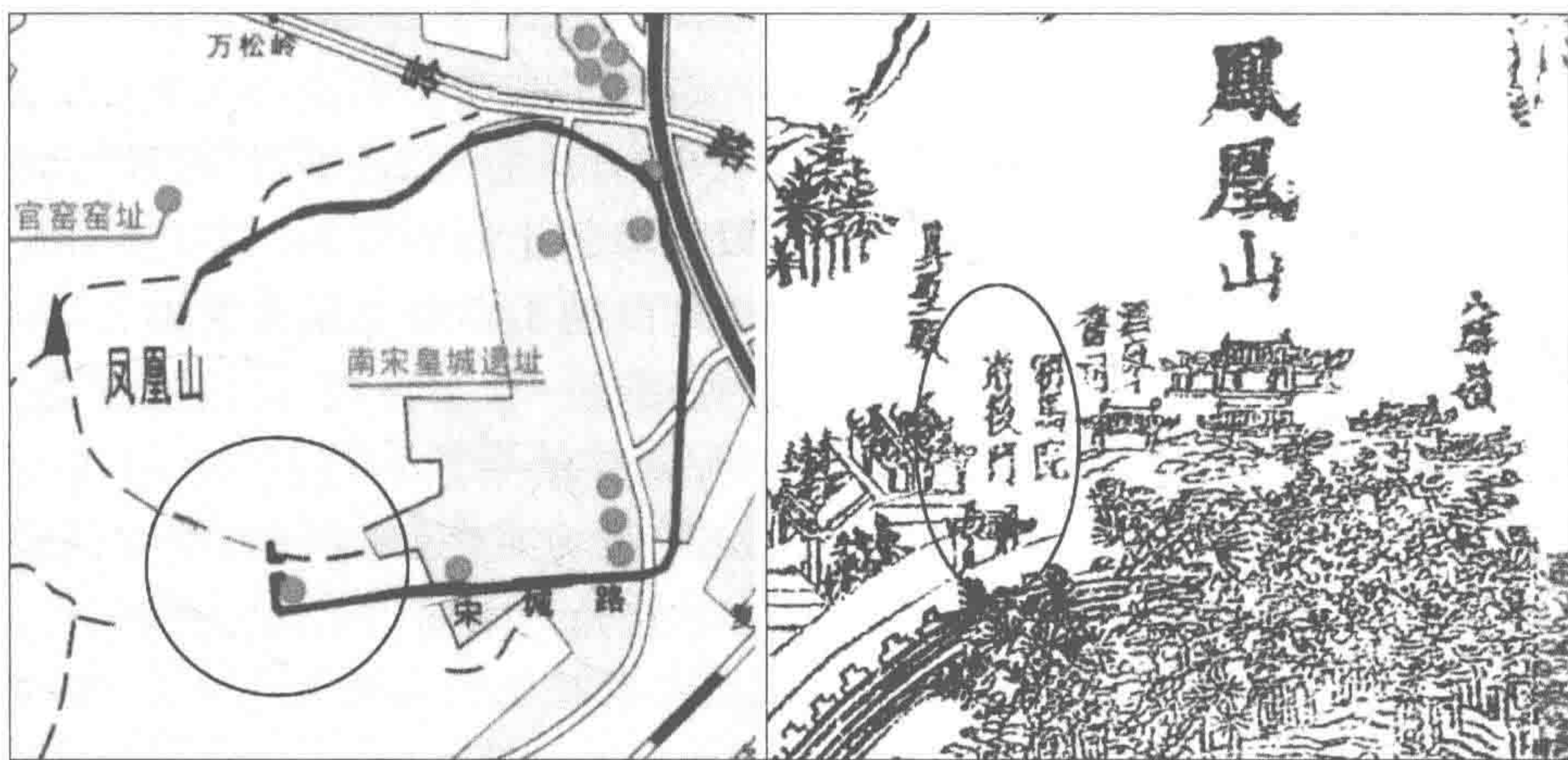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

注：右图为《咸淳临安志·皇城图》（国图藏本）中的“省后门”，左图为《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》前言附图中的皇城西门位置。

后涉禁山”的地理位置来看，当作“省后门”。所谓“省”，即“入内内侍省”和“内侍省”，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，而入内省尤为亲近，通侍禁中、役服褻近者，隶入内内侍省。拱侍殿中、备洒扫之职、役使杂品者，隶内侍省……绍兴三十年，诏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，徒有冗费，可废并归入内内侍省。”^①而作为官衙的“府”，断不可能设于宫禁之内。细察《皇城图》可见，“省后门”位于“真圣殿”和皇城西墙之间（此处有一建筑图形），与图上“东华门”等宫门形制又有不同，故所谓“西华门”，似乎只是坊间相对于“东华门”的称呼，但并未被官方认可。从《皇城图》标示来看，皇城西墙唯一可通大内宫禁的门，只有一个“省后门”（和宁门至八盘岭路口所建门关应是《皇城图》上的“大红门”）。由此可见，皇城西侧的防卫体系并未全赖于凤凰山形势，“门禁”仍有设置，显示了皇城整体安全保障上滴水不漏的谨慎。

笔者 2014 年撰写《〈咸淳临安志〉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复原研究》一书时，并未发现清人摹绘的《皇城图》上“府后门”实为“省后门”之误，在该书清样付印时才发现这一错误，故而未及订正，在此也为补述。

2. 临安城墙的平面形状

据《京城图》，临安城外墙和城门基本沿地图框线布局，呈一个长方形。外墙在东北角、东南角处呈直角转弯，西北角虽然被“京城图”三字叠盖，但从画线来看，在此也应是直角转弯的。唯有西南角在“钱湖门”到“凤凰山”之间，呈现为弧形。外墙的走向则呈直线，只有南侧城墙的走向在接近“石佛寺”、“古圣果寺”一带时，外凸斜向朝西南方向而去，但其终结处没有画出，也就是说，西南部分的城墙在此已鼓出于框线范围之外。皇城城墙除了西边利用凤凰山山体未筑城墙外，城墙拐角和走向也呈直角和直线。

^① 《宋史》卷一六六《职官六》，第 3939、3941 页。

但是再观察《皇城图》、《西湖图》、《浙江亭》，则可以发现，外墙在西北角、东北角、东南角均呈弧形，西南角利用凤凰山自然山体形成防护体，看不到拐角的弧度。其中《西湖图》上的北外墙，从“余杭门”向东至图的最下端（大致应在“艮山门”附近），略呈一个“S”形，与《浙江图》上“余杭门”到“艮山门”一段外墙的走向非常相似，可见临安城的北外墙并非是一条直线。《皇城图》则在临安城南部外墙上体现了更多的细节，东南角在“铁窗棂”附近来了一个反向内折的拐角，然后外墙呈一个小斜度，向西过嘉会门后，又有一个小小的内向转折，继续向西，过教骏营后，突然有一个向外的鼓出，从桃花关到龙华寺，然后再向内收，在石佛山附近转折向西，最后与海观亭、月岩所在的凤凰山交汇一体；皇城城墙也显示出很多不规则的地方，比如东南角的东便门和西北角的红门子一段城墙，均呈鼓出状；西南和西北两处城墙则呈弧形，和凤凰山山林融为一体，与《京城图》此处所绘略为近似。

以上“京城四图”所展现的皇城和京城城墙的种种细节，与当时具体的地形地貌和固有建筑遗存有关，在当今涉及的各类临安城研究中，应予以充分的关注。

二、第二层次保障系统：驻军（图示▼）

（一）城外驻军系统

临安城的驻军可以分成城外和城内两个部分。城外又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的驻军：一是城东沿江驻军，这一方面军寨遍布，教场广设，驻扎了大量军队，有马军、步军、水军、右军、前军、正选锋、游奕寨、捧日营、广勇营等，兵种齐备，番号繁多，由此在临安城的钱塘江出海口方向构成了第二层次的保障系统，主要是为了确保宋朝政权的安全。二是西北方面，相比城东沿江的驻军，番号和兵种都要少一些。三是西部—西南方面，这里的驻军力量介于前面二者之间。四是城南方面，驻军相对偏少，但却以御马院营、教骏营等精锐的马军为主。

城外驻军的部署情况，参见表 1（未含厢军、土军等地方守备军）：

表 1 临安城外驻军的部署情况

区 域	驻军营寨	兵 种	备 考
城东方面	右军马寨、右军寨、右军衙、右军器、右军房廊、右军教场、前军寨、前军步寨、前军马寨、前军教场、前军草场、水军大寨、护圣步寨、护圣马寨、护圣教场、广勇营、正选锋、正选军衙、正选马寨、正选教场、游奕寨、游奕教场、捧日营、天武营、库子营	步军、马军、水军	《浙江图》
西北方面	神勇军、神勇寨、神勇马寨、神勇军教场、策选军、策选锋马军、策选锋教场、步司中军、护圣马军、四圣观营	步军、马军	《西湖图》
西部—西南方面	殿司左军、殿司左军步军、殿前步军、钱粮司营、赤山教场、步司左军、步司后军、步司教场、步右马军、步右步军、御马院营、虎翼营	步军、马军、水军	《西湖图》
城南方面	御马院营、教骏营、良马营、使臣营	马军	《西湖图》

纵观城外驻军“部署图”，驻军扼守区域的背后，似有很多历史的“背景”存在。

临安城东南方向濒临钱塘江，滩涂沙地一马平川，自然条件便于大军驻扎和展开，而且这一方向若有来犯之敌，一大可能性是溯江而来的水军。而南宋初年，这一方向确实有来自江上之敌的“警报”。

绍兴三年(1133)四月，南宋明州守将徐文率所部海舟 60 艘、军士 4000 人向北浮海逃到盐城(今属江苏)，降于伪齐。^① 是年六月，宋朝罢沿海制置使司。但事实上，徐文率军投齐，不仅削弱了南宋的海军力量，而且更严重的是，这就等于是将南宋东南海防的虚实向刘豫以及金朝和盘托出。刘豫随后向金朝元帅府投书，详细报告了徐文透露的南宋江海军备现状：“徐文一行，久在海中，尽知江南利害。文言：宋主在杭州，其候潮门外钱塘江内有船二百只。宋主初走入海时，于此上船，过钱塘江别有河入越州，向明州定海口迤迤前去昌国县(今浙江定海县)，其县在海中，宋人聚船积粮之处。今大军可先往昌国县，攻取船粮，还趋明州城下，夺取宋主御船，直抵钱塘江口。今自密州(今山东胶县)上船，如风势顺，可五日夜到昌国县，或风势稍慢，十日或半月可至。”^②刘豫还按照徐文“沿海无备，两浙可袭取”的建议，将泛海南侵作为其整个对南宋攻略的一部分加以实际操作，给徐文增派 20 艘“海舰”。南宋可能也马上意识到徐文北逃的遗患，遂于当年九月复置沿海制置使司。次年七八月间，刘豫强夺民船五百艘组成“前军”，交徐文指挥，“声言攻定海”，以配合金齐联军的地面作战行动。刘豫的这次谋划一度让宋朝感到“震恐”。^③ 绍兴五年(1135)，刘豫又向金熙宗“献《海道图》及战船木样”^④，以使金人用其海道袭宋之策。

虽然金人此时对由海道出奇制胜的谋划并不认同，但刘豫的虎视眈眈已经足以让宋朝感到恐怖。从临安城的安全角度考虑，虽然宋朝在钱塘江出海口以北的澈浦部署了一支水军，在以南的明州设置了沿海制置使司，但临安城东面沿江一带部署大军防卫，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道“锁钥”，无论是直观的军事存在，还是心理的感觉上，都是必需的举措，而且，水军与马军、步军等多兵种在此地区的配备，也具有一种因地制宜、协同作战的考虑。由于城东沿江聚兵甚厚，所以同样临近大江的城南方向也就无须再屯集重兵了，这或许就是嘉会门外仅有少数驻军的缘故。

西北方面以及西部和西南方面的驻军部署，或也为鉴于南宋初年杭州唯一一次被金兵攻占的历史教训。《西湖游览志》记载，建炎三年(1129)十二月，完颜宗弼(即兀术)由独松关犯杭州，守臣退保赭山。钱唐布衣岳琚捐家资以充军饷，推钱唐令朱晔为主，

① 《宋史》卷四七五《刘豫传》，第 13797 页。徐文叛逃时的领军之数《金史》卷七七《刘豫传》作“七百余”（第 1761 页）。宋人李心传记载徐文叛逃时在绍兴三年四月二十六日(辛亥)，“是日，御前忠锐第七将徐文叛奔伪齐。文以所部屯明州城东。朱师闵将至，文觉之，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，未明，至定海县。忠锐第八将武德郎赵琦以本军沿海据敌，文乃去。沿海制置使仇愈率诸将追之，不及”（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六六，绍兴三年四月辛亥条，第 1097 页）。

② 脱脱等：《金史》卷七七《刘豫传》，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，第 1761 页。

③ 《宋史》卷四七五《刘豫传》，第 13797—13798 页。

④ 《宋史》卷四七五《刘豫传》，第 13799 页。

金胜、祝威二尉为先锋，“率死士，诱敌由西溪并天竺东来，堑葛岭，编竹覆泥以陷之”^①。又云：“钱唐令朱辟鸠乡兵二千邀击之，力战死。尉将金胜、祝威复集凋兵，据葛岭，编竹覆泥，为大途以诱贼。贼骑颺至，蹄蹠而踣，仆者鳞迭，横尸山委。金人大骇，遁赤山，得奸细为导，由南壁入，胜、威被执，死之。”^②这次金兵进攻杭州的方向和路线，由此可知大概。

而由《西湖图》上的驻军部署可见，从西溪而来的外部军事力量，无论是循葛岭以北一带东进，或沿葛岭南麓西湖“北新路”抵近京城，还是翻越西山天竺，出赤山绕道西湖南线“南新路”一带进逼临安城，都不可能避开部署在西北、西部和西南等方面的这些驻军。所以，城外的驻军部署，可谓颇多“以史为鉴”的意味。

(二)城内驻军系统

城内驻军的部署情况，参见表 2(未含厢军、土军等地方守备军)：

表 2 临安城内驻军的部署情况

区域	驻军营寨	兵种	备考
东北部	班直营、茶酒营、殿司后军、策选锋军、后军寨、亲兵营、全捷第一第二第三营、修内司营、马司营、军头司营	步军、马军	《京城图》
东部	京畿二将、班直营、翰林司营、皇城司院子营、辇院正供营、辇院次供营、雄武营	步军	《京城图》
西北部	选锋军、策选锋、军器所、万寿观营、御厨房	步军	《京城图》
西南部	教骏营、架子营、亲兵营、虎翼营、牙兵寨、殿司中军、殿司右军、步司潜火营、御厨房、太庙营	步军、马军、水军	《京城图》
皇城周边	殿司中军、殿司教场、仪鸾司营、教骏营、御马营、使臣营、修内司营、雄七营、雄八营、东三班	步军、马军	《京城图》、《皇城图》

城区内因为有至高无上的皇城存在，其防护保障的内涵就要复杂得许多。

1. 京城基本安全的保障

从《皇城图》、《京城图》看，京城驻军基本职责又可分作三个部分：一是依托临安城完整的城墙系统，以守护京城为主，其驻军部署在城区的东北角、西北角和西南角一带；二是依托完备的皇城城墙系统，以及与皇城城墙相邻山体，以守护皇城为主，其驻军部署在皇城四周；三是依托西湖这一城西的天然屏障，以护卫凤凰山和吴山地区为主，其驻军部署在清波门到钱湖门一带，包括一支跨城墙内外、属于水军的虎翼营。从城市防御角度来看，因为有西湖这道天然屏障，所以在钱塘门到清波门之间，未有更多驻军营寨。

① 田汝成：《西湖游览志》卷八《北山胜迹》，《西湖文献集成》本，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91 页。
② 《西湖游览志》卷八《北山胜迹》，第 86 页。

2. 京城仓廩安全的保护

临安城内驻军的职责应当还兼顾着对于重要仓廩的保护责任,因为其驻扎地附近往往也是很多重要仓廩的所在地。譬如《京城图》上,西北角的选锋军,紧邻常平仓、镇城仓,策选锋紧邻潘葑库,东北角的班直营(共有三营)、殿司后军、策选锋军、后军寨、亲兵营、全三营和马司营等营寨的防区内,则有御酒库、碧香库、平余仓、咸淳仓和丰储仓等;崇新门内诸班直营附近,有丰禾仓和东酒库。殿司中军寨则与内司东库和内司南库甚为接近。由此可见,临安城军寨与仓廩的设置,已达到了一个最经济、最便利、也是最安全的规划水平。

3. 皇城大内生活的保障

在东青门和崇新门之间,比较集中地驻扎了皇城司、翰林司和修内司等内司所属营寨,尤以皇城司所属的皇院子营、辇院正供次供营较为重要。结合临安城的“东菜”区域特点,皇城司和翰林司营寨在城东崇新门的东青门一带驻扎,可以更为直接、便捷地为皇城大内提供日常所需副食品来源。而且,皇城司所辖还有一个专职处置皇城内厕所污物的“司圜指挥”,尽管《京城图》上没有直接标示,但它隶属图上“皇院子营”,其驻扎地也在这一带,而“东菜”地区的菜园和果园恰恰是厕所污物的最佳去处,可以算是“司圜指挥”业务链上的相关者。修内司在城东郊外有专门的“芦场”(参见《浙江图》),故而修内司营寨在东青门内附近驻扎,对其业务也甚为必要和便利。

三、第三层次保障系统:“东菜”、“西水”、“南柴”、“北米”

临安城的第三道保障系统,是能够确保临安城举城人口基本生活的供给系统。《梦粱录》记载:“谚云:‘东菜西水,南柴北米。’杭之日用是也。”^①周必大《文忠集》也云:“车驾行在,临安土人谚云:‘东门菜,西门水,南门柴,北门米。’”^②这是从临安城地理条件出发而形成的四个保障体系,涵盖了副食品、水源、能源和粮食的供应保障。

(一)“东菜”——副食品供应保障系统(图示●)

“东菜”是由菜园、果园、窖藏、行市、酒楼等构成的一个内涵丰富的保障体系。《浙江图》集中反映了临安城“东菜”特点,不但从中可以看出临安城的副食品供应情况,也十分直观、明白地透露了临安民众的口味嗜好。

1. 菜园和果园

《浙江图》在城市东北艮山门外标有“菜园”,《西湖图》城市东南方向也有“菜园”。

^① 吴自牧:《梦粱录》卷一八《菜之品》,《西湖文献集成》本,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,第221页。

^② 周必大:《文忠集》卷一八二《临安四门所出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这可以理解为临安城以东的从东北到东南这块区域,均有菜园分布。《咸淳临安志》在记载临安城“菜之品”时有小字注云:“城东横塘一境,种菜最美。”^①《浙江图》上“横塘”在“菜园”更远的东北一带。而城东菜园种植的品种也较为丰富,《梦粱录》记载城东“菜之品”品种繁多,有:“苔心、矮菜、矮黄、大白头、小白头、夏菘。黄芽,冬至取巨菜,覆以草,即久而去腐叶,以黄白纤莹者,故名之。芥菜、生菜、菠菜、莴苣、苦蕒、葱、薤、韭、大蒜、小蒜、紫茄、水茄、梢瓜、黄瓜、葫芦[又名蒲芦]、冬瓜、瓠子、芋、山药、牛蒡、茭白、蕨菜、萝卜、甘露子、水芹、芦笋、鸡头菜、藕条菜。姜,姜芽、新姜、老姜。菌,多生山谷,名‘黄耳蕈’。”^②

果园方面,《浙江图》在城东地区有“枇杷园”,《西湖图》在东南地区有樱桃园、枣林等。临安城外及所属各县所产水果,据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,大致有橘、橙、梅、黄桃、李、柿、梨、枣、莲、瓜、藕、菱、林檎、枇杷、木瓜、石榴子、杨梅、葡萄、鸡头(即芡)、银杏、栗子、甘蔗等。^③

从《浙江图》上看,除了菜园、果园外,城东地区还有官置的“芦场”、“草场”等种植地。前面提到的《京城图》上“皇院子营”下辖的“司園指挥”(负责大内厕所的清污掏粪),靠近城东驻扎,颇有“物尽其用”的便利和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意思。

2. 窖藏(即“雪窖”)

这集中体现在《浙江图》上,在城市的东北艮山门外有“雪窖”,城东东青门外有“雪窖”,城市东南在嘉会门东侧更有“雪窖库”。“雪窖”较为集中在城市以东一带,这正是对“东菜”中的菜品、果品在储藏上的支撑。北宋时曾有专设机构负责宫廷用冰的贮藏,《宋史》记载:“冰井务,掌藏冰以荐献宗庙、供奉禁庭及邦国之用,若赐予臣下,则以法式颁之。”^④宋室南迁,北方贮藏冰雪之法也随之在临安城得到应用,《鸡肋编》记载:“二浙旧少冰雪,绍兴壬子(1132),车驾在钱唐,是冬大寒屡雪,冰厚数寸。北人遂窖藏之,烧地作荫,皆如京师之法。临安府委诸县皆藏,率请北人教其制度。”^⑤“雪窖”在《浙江图》上的频频出现,为临安城“东菜”副食品供应保障体系的构建,打下了重要而扎实的基础,而从“雪窖库”这样的地名也可以想见临安城的副食品 and 水果的冷藏规模以及储存水平。

3. 行市

《浙江图》上在城东崇新门外有“鲈鱼行”、“□蔗行”等,在便门外浑水闸附近有“鲞团”,江边圣妃庙附近有“猪圈头”。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:“南猪行:候潮门外。”^⑥如果“南

① 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五八《菜之品》,第3872页。

② 《梦粱录》卷一八《菜之品》,第221页。

③ 《梦粱录》卷一八《果之品》,第221—222页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一六六《职官六》,第3934页。

⑤ 庄绰:《鸡肋编》卷中,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,第52—53页。

⑥ 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一九《疆域四·市》,第3549页。

猪行”为批零兼营的行市，“猪圈头”则颇有可能是临近卸货码头的生猪囤集暂养场所。另外，像崇新门外的“鱼鲊场”，或是专门制售和转运鱼鲊的专门行市。鱼鲊为南宋临安城小吃之一，街头巷尾售卖的店铺极多，《梦粱录》记载：“亦有盘街货卖，更有𧄸鲊铺，兼货生熟肉。且如𧄸鲊，名件最多，姑言一二……大鱼鲊、鲟湟鱼鲊等类。”^①此外，像“瓜𧄸巷”、“螺蛳桥”等地名，也与副食品供应相关。

此外，《京城图》、《浙江图》在东城墙上标示的“东青门”，在南宋民间又称“菜市门”；门外百步有塘，也称“菜市塘”；再东有桥，也称“菜市桥”；桥下有河，也称“菜市河”；桥南又有瓦子，也称“菜市瓦”^②。《咸淳临安志》还记载：“菜市：在崇新门外南、北土门，及东青门外坝子桥等处。”^③可见东青门外的菜市，一直到崇新门外也多有存在。

“东菜”的概念似乎以蔬菜供应为主，而肉类供应则并不局限于城东地区，《西湖图》上在城北余杭门外也一处“猪圈头”（北猪行在城北打猪巷^④），更北的喻家桥附近还有一处“鹅囤头”，都是明显通过运河转运的生猪活禽囤养处。

4. 酒楼

城内虽然也有酒楼，但城东地区因为临靠食材供应地，所以这里酒楼供应食物的品种和品质，相对来说更为多样而物美。《浙江图》在东青门到崇新门一带的城东地区，有“五间楼”、“百间楼”、“四川馆”等酒食供应场所。

临安城“东菜”后来成为杭州的传统，直到近现代，城东江干区仍然是杭州城市最重要的“菜篮子”基地。

（二）“西水”——水源供应保障系统（图示◎）

“西水”之说比较直观，即临安城河道水源和生活用水来自西湖。

杭州城市的地势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。唐代李泌在靠近西湖处开凿六井，利用湖水冲淡城内井渠之水的咸味；白居易在钱塘门外石函桥北修筑湖堤和水闸，抬高了西湖水位使其增加了蓄水量，更便于湖水因势利导通畅入城。但杭州西高东低这一地势特点在南宋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忧虑，宋孝宗时，陈亮“尝圜视钱塘，喟然叹曰：‘城可灌尔！’盖以地下于西湖也”^⑤。陈亮之友辛弃疾也有类似的看法，在与陈亮的一次聚会中“相与谈天下事。酒酣，稼轩言南北之厉害……且言钱塘非帝王居，断牛头之山，天下无援兵；决西

① 《梦粱录》卷一六《肉铺》，第207页。

② 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一九《疆域四·市》，第3548页。又卷一八《疆域三·城东》：“东青门，俗呼菜市门”，第3536页。又卷三八《山川十七·塘·城内外》：“菜市塘：在菜市门外，去城百步”，第3700页。又卷二一《疆域六·桥道》：“菜市桥：东青门外直东”，第3562页。又卷三五《山川十四·城外·菜市河》：“菜市河：南自新门外北，沿城景隆观至章家桥、菜市桥、坝子桥入泛洋湖，转北至德胜桥，与运河合流。”第3675页。又卷一九《疆域四·市》：“菜市瓦：在东青门外菜市桥南。”第3549页。

③ 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一九《疆域四·市》，第3548页。

④ 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一九《疆域四·市》，第3549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四三六《陈亮传》，第12929页。